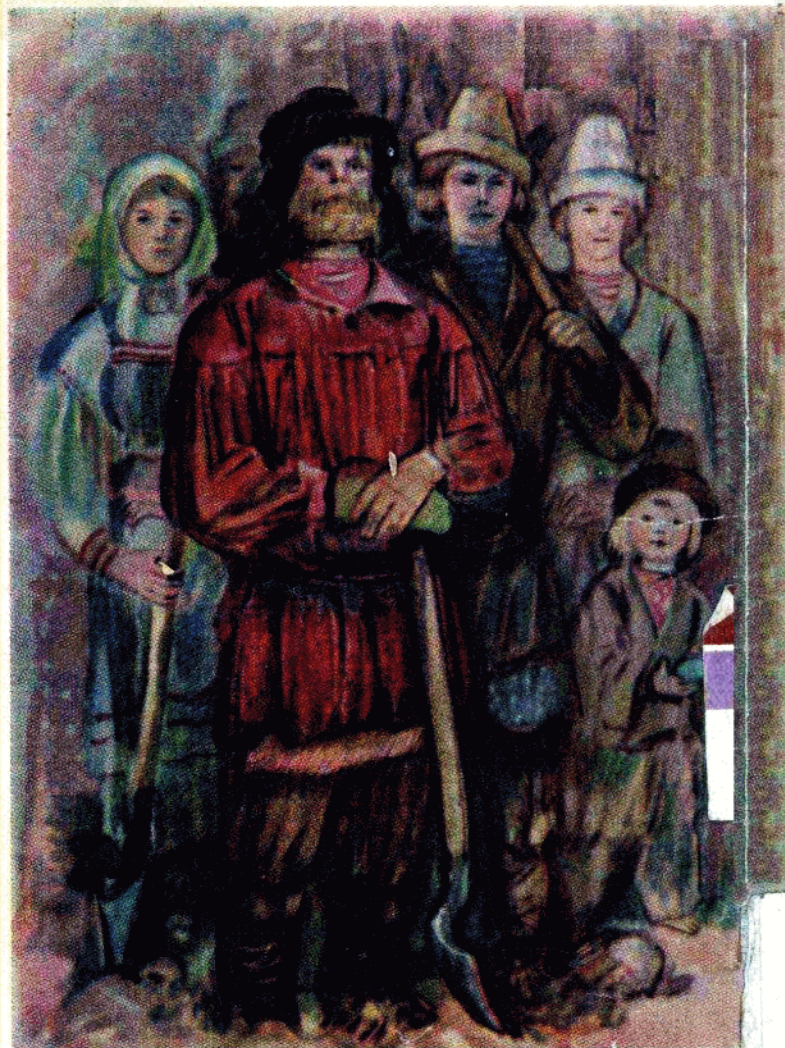


# 泰幼梯卡的小鏡子

巴·巴若夫著

李俊民譯



烏拉爾傳說集

# 泰幼梯卡的小鏡子

巴·巴若夫著 李復民譯



春秋書社出版

И. БАЖОВ  
МАЛАХИТОВАЯ  
ШКАТУЛКА  
ОГИЗ. 1948-1952

- 
1. 泰幼梯卡的小鏡子  
2. 鐵鑄的老婆婆
- 

|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|
| 原著者 | 巴·巴若夫       |
| 翻譯者 | 李 俛 民       |
| 出版者 | 春秋書社        |
|     | 上海合肥路四五八弄五號 |
| 發行者 | 童 聯 書 店     |
|     | 上海天津路一九號    |

一九五三年十月再版  
印數：3001—8000

書 號：(9)  
定 價 3,1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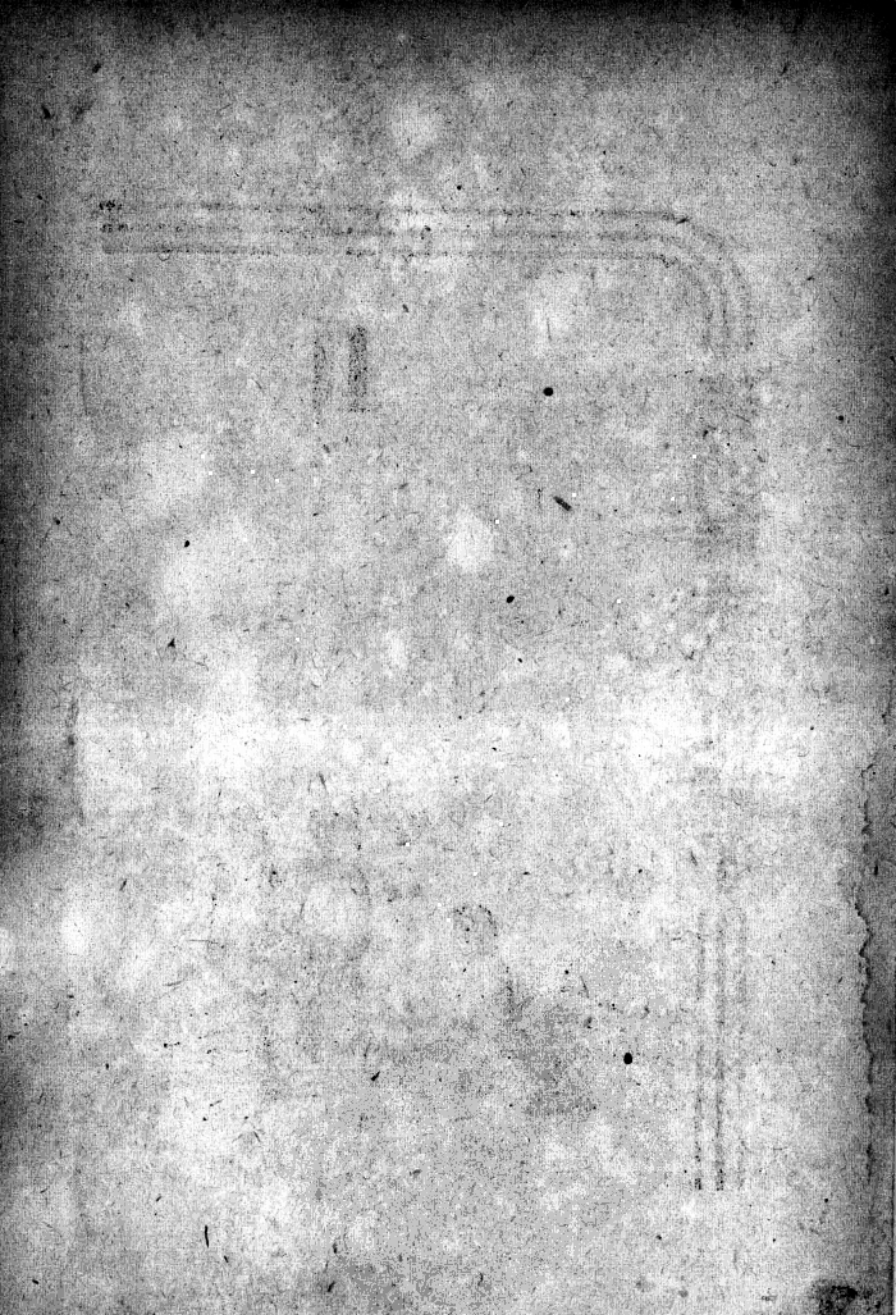
---

兆記製版所製版 上海武定路五三七弄八五號

秦幼梯卡的小鏡子

0



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

礦山裏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情。

在某個礦洞裏，礦石中突然雜有薄片。敲碎看時，上面有些地方光溜溜的，彷彿鏡子一般的閃光。叫你看著，就覺得它可愛。

呶，這個對礦工們說來卻不是有趣的事。大家都聽見老年人說過，這是一個不吉的徵兆。

「碰到這種礦石——你得小心。這是銅山娘娘打碎了鏡子。她發了怒。礦洞不崩塌，事情是不會收場的。」

自然，大家都儘各人的可能戒備起來，而首先開始留心的就是管理人員。礦監一聽到這事，就不再往那兒走，對自己手下的監工發令道：

「你叫人在通路上用雙倍的木柱與橫木支起來，並且命令工人們掘去那礦洞頂上的浮層，直到堅牢可靠的地方爲止。事後我要親自來檢查的。」

那時候的監工名叫葉賴斯科，外號「趕快」。他是一個無事忙的小老頭兒。在管理人員的眼前，永遠是急急忙忙的亂跑。上司略微說一句，他就飛也

似地跑到工人那兒，好像遇到火災一般亂喊亂叫，毫無意義地恐嚇工人們。

「趕快，夥伴們，趕快！礦裏的事不能緩。一脚在這兒，另一腳就該準備踏到那面去。」

因此，由於他那輕事重報平白驚擾工人的行徑，大家就都叫他「趕快」。但碰到這件事，這位「趕快」老兄的兩腿卻突然發了病。他的兩眼也痛得看不見天光，要別人代他去瞧看礦洞。他叫人喊來了廠裏的木匠作頭，說道：

「趕快跑，伊凡，去那兒好好的察看一下，細細的計算一下，該運去多少木料。禱告一下上帝，立刻給我開始。礦內的事情，你自己知道，可不能緩；但我，不知犯了什麼罪，兩脅刺痛得很，彷彿連腰都要痛掉了。好容易才能站着。看來是由於天氣的關係。還是你獨自去做好這事吧！明天傍晚定要完成！」

木匠作頭推辭不到哪裏去，雖然動了步，但卻走得很慢。礦裏的生活雖

苦，但誰也不願在自己壽命告終之前爬進墳墓。葉賴斯科威嚇他道：

「趕快，兄弟，趕快！不要東瞧西望的！你自己知道，懶洋洋的人我們會叫他進救火房（註）好好去甦醒一下的。這個大概你也瞧見過的吧？」

這位「趕快」老兄葉賴斯科是一個狐狸根性的卑劣小人。嘴上說得很甜，實際上卻是十分刻毒的。廠裏再沒有比他更使大家多吃鞭子的人。工人們都怕他。

第二天黃昏前，支撐的木柱都架好了。木料又粗又堅固，還用得着什麼說的。可是你知道，上面是山呀！山要崩塌下來，木柱是支撐不住的。轟然一聲，直柱就會像點火的松明般裂成碎片，而橫架着的大木料就會抵不住重壓變成酥餅一般。這是常有的事。

但無論如何，「趕快」老兄葉賴斯科的胆子略微壯了些。雖然他一面呻吟着，抱怨腰脅上的刺痛，一面卻下礦走到架着支柱的地方去，並且察看

（註）救火房——在當時救火隊員等於廠內雇用的打手。救火房亦即鞭打工人的地方。

礦穴內的情形。他一看——那礦穴極其危險，即使用鞭子怕也不是能把每個工人都趕得進去的。於是葉賴斯科自己對自己細細商量起來，看是叫哪一個工人幹這事最合適。

葉賴斯科手下的工人很多，但是比迦尼亞·渣里再溫和的人卻是沒有的。他是一個出奇的馴良的工人。也許是因他從小被人家打馴了也許是天性就是如此，總之他從來不說一句觸犯人的話。尤其是從他家中遭了不幸以後，簡直就沉默了。迦尼亞的老婆在大冷天到池塘裏去洗衣服，失足滑到河冰下面去。最後雖然被人家救了出來而且甦醒了過來，可是，事情很明白，她已凍壞了。春天還沒有到，她就像融完的蠟燭一般死掉了。她給迦尼亞留下了一個男孩一個女孩。真像俗語所說的「紅孩兒碰到了黑日子」（註一）。

男孩沒有在世上活夠，就跟着他的媽媽入了土。女孩子卻長得不錯——身體很茁壯，一雙眼睛非常靈活。她叫做泰幼梯卡。她在四歲時就失去了媽媽，但她在同年的那些小女孩中卻是非常特出的——在各式各樣的遊戲

中她總是領頭的第一個。「小發明家」——她常常被人家這樣叫。

小女孩們在遊戲中吵起架來，哭嚷着跑到自己的媽媽那兒去告訴：

「這都是渣里家的泰伊加（註二）想出來的！」

誰都明白，媽媽總是憐惜與愛撫自己的因因的，對泰幼梯卡威嚇道：

「噯，是她，這尖靈眼！讓我們捉住她，用樹條抽她！還要告訴她的爸爸！那時她就知道什麼地方會紅腫地連成一片（註三）。定要叫她知道滋味！」

泰幼梯卡，你得明白，是不怕爸爸的。她知道她的爸爸對她——像掌心裏的一顆明珠，一心一意只想念着她。迦尼亞從礦裏回家後唯一的安慰，就

（註一）「紅孩兒」指美麗的孩子，「黑日子」指貧困的生活。意思是孩子雖然生得好看，在貧苦的生活中不易長大。

（註二）泰伊加——泰幼梯卡的賤稱。

（註三）指打屁股。

是賞玩自己的那位小玩意。傾聽她嘵嘵不休地說這個說那個。泰幼梯卡生來的脾氣就是不願訴說受人侮辱的事，她只記得那些高興快活的事。

迦尼亞與他那死去的老婆從前在一起過得很和睦，再娶一個女人雖然很需要，他卻不願意。但屋子裏沒有女人，帶着個小女孩在一起過活自然是很爲難的。有時迦尼亞想定了——非得再娶一個女人，但是當他傾聽泰幼梯卡活潑的談話後，卻又換了另一番心思。

「這孩子對我愈來愈是個安慰，但是晚娘一進門，她的快活就完蛋了。」於是迦尼亞就這樣不娶女人捱着苦日子。他托鄰居烘麵包，有時有什麼煮吃的東西也在鄰家灶上煮。當他去上工時，必定對住在他隔壁的老婆婆千叮萬囑：

「請你們生生好心，照顧我那囡囡。」  
她們，自然：

「好的，好的。請放心！」

但等他到了礦裏，那些老婆婆早已忘記了這回事。每一家都有事忙，巴不得少做些才好。連自己的孫兒孫女都照顧不到，別人家的孩子哪裏還會放在心上。

最糟的是冬天。茅屋，你明白，是簡陋不堪的，必須生上火才會暖熱。但這種事怎麼能托付給小女孩。隔壁的老婆婆又不會來照顧。泰幼梯卡就只能挨着冷，等到黃昏時她的爸爸從礦裏回來生起火來才止。有一次迦尼亞想出了辦法。他想：

「讓我把泰幼梯卡隨身帶去。我們礦裏很和暖。而且放在眼前又放心。雖然吃些乾糧，也能每餐把住鐘點吃得飽飽的。」

於是，他就開始這樣做。爲了不使管理人員責備他，——據他們說，女的不能下礦，——他就開始把泰幼梯卡打扮成一個男孩。他把她死去的哥哥留下來的衣服找了出來，叫她穿上了，就領着她跟自己一齊下礦。住在他們鄰近的那些礦工們，都知道迦尼亞沒有兒子只有女兒，但這對他們又有

什麼。他們一看——迦尼亞爲困苦所迫不得不把孩子也拖到礦裏來，不覺都很可憐他。而且大家都努力逗着泰幼梯卡玩。誰都明白，她是小孩兒呀！泰幼梯卡對每一個工人都要好，她使他們快活。在礦裏大家都保護着她，而且儘各人的可能找她開玩笑遣悶。有的把她放在空的裝礦石的獨輪車裏，有的把有花紋的小石子送給她玩。有的把她抱住了舉到頭頂叫道：

「呶，讓我從下往上瞧瞧，納塔爾·迦夫里雷奇在自己的鼻孔裏塞滿了多少礦石（註）。到了該用鶴嘴鋤挖掘的時候了吧？」

大家對她開玩笑。而且給她起了男名——納塔爾·迦夫里雷奇。工人們一碰見她，立刻跟她搭訕起來。

「啊，納塔爾·迦夫里雷奇！」

「納塔爾·迦夫里雷奇，你好麼？」

「納塔爾·迦夫里雷奇，你來幫助爸爸是麼？很好，小朋友，很好。早該來了，不然叫他一個人怎麼來得及。」

自然，迦尼亞並不是天天帶泰幼梯卡下礦，但無論如何去得次數很多。泰幼梯卡自己也覺得慣常了，在她爸爸附近做工的一些礦工們，她差不多全認識。

在那時葉賴斯科看中的就是這個迦尼亞。他在傍晚時分對他親密地說道：

「你，迦尼亞，明天一早到新近撐好木柱的礦洞裏去。把礦洞頂上堅牢的岩層挖出來！」

迦尼亞竟連這樣的事也不會推託。但當他回家時，一路上卻苦苦地想着：假如礦山不能饒放他，泰幼梯卡以後的生活怎樣辦。

一回家——只見泰幼梯卡的鼻子哭得腫腫的，兩隻小手上面是被人家抓破了的血痕，眼睛下面是一大塊青黑色傷痕，小衣服也被撕裂了。看來，定是什麼人欺侮了她。但無論如何泰幼梯卡還是不肯訴說自己的不幸，她

（註）指鼻涕。

一見迦尼亞就立刻請求道：

「爸爸，明天帶我到礦裏去。」

迦尼亞的兩手發抖，暗自想道：

「不錯，還不如帶她一起下礦。假使我自己送了命，她的生活不知會怎樣！」

他抱起自己的女兒，走到鄰居那兒去取麵包。吃過了晚飯，泰幼梯卡立刻爬到小櫃子上蹣縮成一團，一面睡下去一面還說道：

「爸爸，記住，不要忘記叫醒我！我定要和你一起去。」

泰幼梯卡立刻睡熟了，做爸爸的，自然，沒有心思睡覺。他直坐到天亮，把自己的一生，前前後後地想了一通，最後下了決心：

「準定帶她走！死就死在一起。」

一清早他喊醒了泰幼梯卡，照常把她打扮成男孩模樣，略微吃喝了一些，就帶她往礦山那面走。

可是今天，泰幼梯卡卻看出不平常的情形來了：熟識的伯伯叔叔一下子變成了陌生人。她向他看時，他的眼睛卻避了開去，彷彿沒有看見她一般。再也沒有人叫她納塔爾·迦夫里雷奇。彷彿大家都在對她生氣。有一個礦工向迦尼亞抱怨道：

「唉，迦夫里洛（註），你不應該有這樣的奇怪念頭——把孩子也拖到礦裏來。這是什麼時候——什麼事都能發生的。」

然後又一個單身的小伙子走近了他們。他像公牛一般地怒沖沖的，眼睛看着地下，輕聲說道：

「迦夫里洛叔叔，讓我們換地方。你和泰幼梯卡到我的礦洞裏去，我到你那兒。」

那時候別的工人們也吵嚷起來了：

「不用害羞！這事得讓大家抽籤！把『趕快』叫來！假如定要這樣做，

（註）迦夫里洛——是迦尼亞的原名。

讓他來這兒辦抽籤的事！」

只是「趕快」老兄卻連影子也沒有。派去喊他的工人跑回來報告：「趕快」命令他先下礦，而且叫大家不用等他。他的腰痛病又發作了，現在不能起床。

大家正準備不要這位「趕快」老兄自行集合抽籤時，突然工人中有一個矮老頭子出來說話。這個矮老頭兒，在工人中間是個有名的好人。大家都認為他是有經驗的老礦工，因此總是尊崇地喊他父名卡爾彼奇，但因為他的個子矮小，因此又半開玩笑地喊他巴魯卡爾彼奇（註）。

這位巴魯卡爾彼奇一出來就變更了大家的意見。

「慢——慢——」他說：「慢——慢——為什麼要平白地發怒！也許迦尼亞的念頭比我們的更聰明。他帶着孩子下礦，銅山娘娘會饒恕他的。娘娘看見孩子心就軟了——你們請放心！瞧，她還要親自款待小客人哩。記住我的話。」

巴魯卡爾彼奇的話平息了大家的羞憤。每個人都想道：「假如他們能